

大山里，奔流不息的血脉

■杨亮 本报特约通讯员 谷永敏

强军文化观察

“我是大山的战友，大山和我共度朝夕/我是无名的小草，扎根在贫寒的山脊……”这首由陆军某工程维护部队官兵自己创作的歌曲，是近年来走进大山的工程兵，要学唱的第一首关于“山”的歌。几十年来，一代代工程兵就像歌中所唱，用青春与热血、牺牲与奉献，默默守护着脚下的土地。他们传承着光荣的红色基因，在座座大山里唱响一曲曲英雄的歌。

群山环抱的谷地，一座新建烈士陵园巍然矗立——这里长眠着为国防工程建设事业牺牲的12名工程兵英烈。纪念碑前，12座烈士墓一字排开，像一列整齐的哨兵，守卫着身后的大山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，先后有400多名官兵为国防工程建设光荣献身。“他们牺牲时都很年轻，有的甚至没有留下一句遗言，就长眠在大山深处。”承担陵园修建任务的连长孙勇说，由于任务的特殊性，当年不少牺牲在施工一线的老工兵们，至今有的烈士亲属都不知道他们埋葬在哪里。

由于当年参加国防施工的部队很多，此后又经部队撤并降改，不少烈士的信息后来都很难核实。近年来，工程维护部队先后组织了多批次为烈士寻亲活动。为方便官兵和烈士亲属祭奠缅怀，他们又先后新建、修缮、迁葬陵园9座。如今，这些烈士陵园都已成为部队红色教育基地。

去年春天，大学生士兵杨亚东，被选为新兵代表，在清明节这天为新落成的工程兵烈士墓敬献花篮。

仪式前一天，新兵要为烈士擦拭墓碑。

“王玉成烈士，二十二岁”“赵宝川烈士，二十三岁”……短短几行文字，记述先烈们短暂却壮丽的生命。

因为当了“不开战车不开炮”的工程兵，杨亚东曾一度情绪低落。那天，边擦边读，杨亚东感觉自己“好像一下子明白了什么是奉献，什么是价值，也知道了接下来的军旅路该如何走”。

转眼又到春天。杨亚东带着新入伍的战士，再次走进陵园。他和新兵讲起了烈士的故事，一如他的班长和他讲述的那样。

不远处的哨所传来一阵歌声：“路途再遥远我也要找到你/每一次呼唤都来自我心底/哪一座深山都知道你的名字/你把青春融进了每一寸土地……”

这首歌，叫《共和国记忆》，唱的正是一代代工程兵珍贵的红色记忆。清风拂过松林，新一代年轻的战士们，站在烈士牺牲的土地，守护着烈士坚守的



阵地。歌曲在他们中传唱，烈士们的精神在不觉间烙进心底。

二

“这是一把上世纪70年代用于工程设备维护的外径千分尺……”“强军故事会”上，指导员刘彦男手捧“传家宝”，为大家讲述着老工兵的故事。

“同志，当你切实需用千分尺时，请你先看一下盒内的说明书再用，好吗？精密仪器，视如钢枪，切勿损坏。1975年1月12日，五班全体。”这段话写在千分尺包装木盒上的字，是前辈们的殷殷嘱托。

“当了工程兵，不扛钢枪扛铁锹，有时连军装都不能穿。但一代代工程兵把手中的大锤铁锹、仪器设备，当作神圣的钢枪。”刘彦男的讲述，引起了官兵的情感共鸣。工程建设初期，工地荆棘密布、没有道路，官兵就劈山开路；没有房子，就自己搭草棚；没有床铺，就动手架板铺；缺少机械设备，就用大铁锤、钢钎打眼钻孔，靠肩挑背扛运送土石方……

那一个个老旧物件凝聚着一段段光荣历史，已经成为新时代官兵赓续红色基因的精神源泉。

一盏上世纪60年代的马灯，静静摆放在工程维护部队“风雪高原工程兵好十连”荣誉室的展柜中央。那时，为了赶工期，部队需要连续几天扎在条件艰苦的工地，大家的施工、生活、学习全靠那盏盏马灯。这盏被当作连队“传家宝”的马灯，曾出现在“两弹一星”基地建设一线，被一代代官兵细心保护，传承至今。

2013年底，“风雪高原工程兵好十连”部分技术骨干参加某工程施工。工期紧、任务重，官兵“三班倒”，加班加点

赶进度。带队的连长李年涛，担心长期高强度施工，官兵扛不住，便专门请假回连队，把这盏马灯带到施工一线。大家一起重温老前辈扎根西北戈壁苦干12年的事迹，一同唱响那首改编自张爱萍将军诗词的老歌：“我们战斗在戈壁滩，不怕荒凉不怕难，任凭天空多变幻，敢敢干争尖端……”

如今，工程维护部队新兵入营，新排长入职时的“必修课”，就是到荣誉室聆听“传家宝”背后的故事。每逢施工、演训任务展开前，他们都会举行“传家宝上一线”仪式，让官兵从光荣的队史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。

三

“人民解放军个个是英雄/雀儿山上扎下营/要把山打通/早起晚下工/热血挡冷风/铁山也要劈两半/不通也得通……”这首收藏于该部史料陈列室里的歌词，名叫《打通雀儿山》。

在“风雪高原工程兵好十连”授称60周年纪念活动上，连队官兵将这首传唱60余年的老歌全新谱曲后演唱，让那段奋斗风雪的历史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芒。

看着舞台上的节目，年过古稀的朱明仓老人动情地说：“这首歌是老工兵施工过程的真实写照，歌里唱的是工程兵的青春和生命！”

这位被称作“雪山铁人”的老兵，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“风雪高原工程兵好十连”第13任指导员，还曾当过党的九大、十大代表。当年，在一次带领全班施工作业中，朱明仓抡着十二磅的大锤打炮眼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。炮眼里不断渗出雪水和冰块，他跪在雪地上用手掏冰块，手冻得像红萝卜。手上的冻

疮，被大锤震得流出血水，整个木柄被染红了。“老一辈工程兵施工的艰辛，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今天的成绩来之不易，更要好好珍惜。”连队现任指导员黄家文说。

翻阅这支工程兵部队尘封的历史，一道道困难、一次次危险，更加凸显了他们的英勇无畏：

1953年，某连受领架设怒江桥的命令。官兵抬着每根一千多斤的钢索，日夜兼程，只用3天半时间，就翻越了两座海拔4000多米的大山，走完170公里路程，把5根钢索运到江边。

1965年，某团奉命到青海摩天岭修战备公路，官兵冒着凛冽寒风，在刺骨的冰窟中捞石块、拔草根，很多战士的双手被冻伤。最终，他们提前半年完成了任务。

……精神虽无声，鼓之似雷霆。从50多年前的一等功臣张琴，“雪山铁人”朱明仓等英模前辈的故事，到如今的全国人大代表王全理，陆军强军精武标兵郭士友等身边典型的事迹，从烈士陵园中的墓碑文，到荣誉室里的老物件……这些年，该部通过整合红色资源，编写队史册、编印故事集，让官兵不断从中汲取强大的精神动力。

去年5月，该部某战斗编组被抽选参加陆军“工程奇兵-2019”比武竞赛。备战之初，毫无参赛经验的几名队员，加班加点进行高强度训练。最终，他们在赛场上以超过第二名80多分的明显优势，勇夺工程维护项目桂冠。

凯旋归来，大山里又响起了动听的歌，那是胜利之歌，也是血脉传承之歌。上图：陆军某工程维护部队“风雪高原工程兵好十连”官兵在执行大项任务前，在党旗前重温入党誓词。

赵春栋摄

有着厚重的历史。陈氏宗祠外有一对圆鼓形石马，二进中堂上悬挂着一口古钟，乃乾隆四年所铸，是塘波村钟鸣族聚的见证。而建于清代康熙年间的易安书院，则是同邑前吴村先贤吴风来讲学的地方。吴风来于1760年连中三科，“蓝袍未旧紫袍新”，被传为佳话。吴风来学富五车，博闻强记，有《春秋集义》《小草序文稿》传世。他的讲学给塘波村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蕴。

江东父老今犹在，盛世续唱英雄歌。如今，“江东县政府”已进入历史博物馆，“江东”二字也被村民注册成了无公害高蔬菜的商标。近年来，塘波村围绕“红色塘波”建设目标，依托红色资源，因地制宜，积极发展“红色旅游”，古道修复、红色教育基地和夏令营基地等工程建设也正在有序推进之中。走进新时代的春天，古色古香的红色村落塘波，处处生机蓬勃……

长征

第4803期

岁月留声

我曾采访过马子跃三次，因为他是中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，他的哥哥马子兴、弟弟马子玉也皆为男低音歌唱家，更因为他是一个与长征有着深厚情缘的人。

马子跃，1945年出生在河北唐山一个工人家庭，1964年参军。他声音浑厚、圆润，演唱风格独树一帜，是深受观众喜爱的军旅歌唱家。从1965年首演以来，他已参与了1000多场《长征组歌》的演出。

我这一代人是读着长征的故事、听着《长征组歌》长大的。长征的伟大，毋庸多言。由这一人类历史上伟大壮举所衍生出的《长征组歌》，也是伟大的——它是对人类崇高精神和伟大信仰的讴歌。

马子跃时常会想起1965年的8月1日。那天，《长征组歌》在北京民族宫礼堂首演。那时的他20岁，眼睛里闪烁着年轻人的光芒。钟声响过，大幕徐徐拉开。观众眼前一亮：红色的天幕、灰色的军装，舞台上是一群穿戴整齐、精神饱满的“红军战士”。台下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。那掌声里有期许、有鼓励，更有震撼。

合唱队员们从讲述我军被迫战略转移的《告别》唱到《遵义会议放光辉》，从振奋人心的《四渡赤水出奇兵》唱到险象环生的《过雪山草地》，一直到《祝捷》《报喜》《大会师》……50分钟，10首声乐套曲一气呵成，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以精湛的演出，带领观众仿佛回到了艰难的长征岁月。

台上歌声激荡，风云翻涌，台下心随歌动，热泪盈眶。从那一天起，马子跃就知道，“观众给《长征组歌》打了满分”。他也知道，真正让观众震撼的，不是演出的形式，而是萧华的词、4位作曲家的曲，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。

为了更深刻地了解长征故事、感悟长征精神，在排演《长征组歌》的过程中，马子跃等合唱队员曾多次聆听老红军讲述长征。那天，词作者萧华来给他们讲课。“写《长征组歌》的时候，眼泪经常打湿我的手稿，那么多的好战士和我一块走的，都牺牲在长征途中了……”萧华讲着讲着就哽咽了。当时，马子跃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：《长征组歌》，并不是萧华将军一个人在写，而是他跟红军战士共同完成了这部伟大的作品。

萧华一共创作了12首诗，作曲家选了其中10首谱曲。这10首诗涵盖了长征途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战役。有词还得有曲，才能成为歌。谈起《长征组歌》的4位作曲家晨耕、生茂、唐诃、李遇秋，马子跃总是激动：“他们都是八路军出身，参加过抗日战争！”

晨耕，是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的团长，1937年参加八路军。开国大典时，他是军乐队的指挥。

生茂，1945年参军，经历过炮火硝烟的洗礼，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，如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《马儿啊，你慢些走》《真是乐死人》等。

唐诃，1938年参加八路军，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写了《众手浇开幸福花》《老房东查铺》《牡丹之歌》等上千首歌曲。

李遇秋，11岁参军，一路紧跟革命队伍走进新中国。1950年，组织派他到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干部进修班学习，最后由他完成了《长征组歌》的总谱。

讲到这些前辈、战友的时候，马子跃的神情中洋溢着自豪和钦佩，语气充满怀念之情。

一部经典之作，从创作到与观众见面，凝聚了众多人的心血、智慧和汗水。马子跃说：“长征是英雄的队伍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，《长征组歌》可以说是满腔热血的人们一个字一个字铸就的。”比如，“毛主席用兵真如神”这句的原词，是“主席用兵妙如神”。试唱时，这个“妙”字发音像“喵”，合唱队员们唱着难受，听着也不舒服，作曲家们便改成了“毛主席用兵真如神”。一个“真”字，唱出了由衷的赞叹和必胜的信心。再比如，“风雨侵衣骨更硬/野菜充饥志愈坚/官兵一致同甘苦/革命理想高于天”的唱词中，原来是“野菜充饥志愈坚”。但“愈”和“高于天”，有两个“yu”的音碰在一起，“志愈坚”唱起来不是很顺口，作曲家给改成“越”字，就把这些麻烦都解决了。

萧华的10首词，都是“三七句，四八开”，这给谱曲出了难题。作曲家们知难而上，智慧破解，在征得萧华同意后，将原来严格的律诗改成既好唱又不失诗意的歌词。比如《祝捷》中“大雪飞/洗征尘/敌进犯/送礼品”，就被破成活泼跳跃的“大雪纷纷飞呀/为我洗征尘/敌人进犯送来好礼品”，配合上湖南花鼓戏曲调素材，歌曲洋溢出浓浓的喜庆气氛。

1966年，周总理率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时，带上了《长征组歌》合唱团。由于人数限制，合唱团只选了18人，马子跃也在其中。《长征组歌》在国外演出大受欢迎。有意思的是，国内演出时，观众在哪个地方鼓掌，在国外演出时，那个地方同样掌声热烈。马子跃由此深切地体会到，音乐没有国界，对英雄的崇敬是

与《长征组歌》相伴的青春

■红雨

全人类共通的情感。

《长征组歌》首演后的几十年里，马子跃多次重走长征路。他动情地说：“在长征路上，当我的脚印和红军的脚印叠加在一起时，我感到心灵有一种升华。我对萧华将军所写的那些歌词又有了更深层的理解，这是在剧院演出时所感受不到的。记得有一年，我们在瑞金演出，上万名观众跟着我们一起唱，10首曲子他们竟然都会。台上台下歌声汇聚到一起，台上的演员在流泪，台下的观众也在流泪……”

马子跃的书架上放着两杯土，一杯红土，一杯黄土，是他重走长征路时带回来的。他指给我看时，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出了那句话，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”。他说：“走到红土地时，我就想起艾青的《我爱这土地》，忍不住趴在地上捧了一把红土放在杯子里，带了回来。到达陕北，红军长征胜利的地方，我又在地上捧了一把黄土。长征就是从红土地走到了黄土地。”

2016年，长征胜利80周年，恰逢萧华将军诞辰100周年。“萧华《长征组歌》文物文献展”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举行，马子跃为展览提供了很多收藏品，其中就有他重走长征路时收集的军号、手榴弹、马灯、草帽等文物。为配合纪念活动，他还与上海歌剧院共同演出的《长征组歌》中，担任了“讲述人”的角色。过去的演出，都是10首歌中间穿插歌词朗诵。此次马子跃担纲“讲述人”，省去了歌词朗诵，融入了更多感悟和与观众的互动，带给观众全新体验。

那一天开演前，大乐队与合唱演员已就位，整装待发。只见马子跃步履从容地走上台：“观众朋友，当你们走进《长征组歌》，你们就走进了长征。那铿锵的节奏是历史的回音，那激越的旋律为您再现一部铁血征程……山河记取，天地作证，英雄不朽，红军永生！”话音一落，恢宏的音乐便响彻整个剧场。

“一生演绎、十分珍惜、百人合力、千场亲历、万般思维”，这是马子跃与《长征组歌》相伴五十多载的真实写照。马子跃说：“我亲历了《长征组歌》演出的全过程，我走过的是一条光荣的路。亲历之后，把所有事情记录下来，在记录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感悟，这可能是我一生也干不完的事情。”

强军文化